



期刊·观察

# 重新发现“附近”与“远方”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 / 图

由“十一”国庆长假开启的十月，出现了诸多新的生活方式。

又是一年“史上最火十一”。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，国庆节假日7天，全国国内出游7.65亿人次，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.9%，较2019年同期增长10.2%；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7008.17亿元，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.3%，较2019年同期增长7.9%。在这个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超过5人出游的假期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发现：“小城”成了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词。数据显示，今年“十一”热度增长显著的前十名目的地皆是三线及以下城市，如山西的忻州、大同，新疆的阿勒泰，甘肃的张掖、酒泉以及贵州的黔南、安顺等；如果细探到县域旅游，增速最高的10个县域目的地大多集中在四五线城市，如毕节织金、临汾隰县等，同比增速均超过4倍。结论是：城越小，线级越低，就越可能有吸引力。

这些陌生得甚至叫不出名字的“远方”，怎么就成了旅游增长的最大赢家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作了分析：一方面源自文化IP的影响力。如因《黑神话：悟空》而爆红的临汾隰县“小西天”，因《我的阿勒泰》而火热的阿勒泰地区，是近来旅游的经典模式；另一方面，避开人流、用低价获取高质的“反向旅游”也是选择小城、

县城的关键。故而跟着流量走，或者逆着人群走，是小城旅游爆发的秘密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是因为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小城，几乎集齐了乡村与都市的优点，却有效规避了两者的缺点。人们发现了小城异质化的“风物”“个性”与“活法”，并为之吸引。毕竟，只有还能被发现的远方，才是远方。

比远方更远的，是旷野。这个十月，“想你的风吹进了哀牢山”，原本旷野之中的神秘哀牢山，变得人车拥堵。山在这里

伫立千百年，怎么突然之间来了这么多想它的人？《新周刊》刊文说，多次进山调研的地质学家表示，从地理环境来看，哀牢山似乎长着一副“生人勿近”的残酷面孔，哀牢山腹地几乎是无路可走；但从生态环境来看，这里却是珍稀动植物的桃花源。事实上，在漫长的时光河流之中，旷野曾无处不

在，人曾是飘荡其中的流浪者。但在过去的千万年间，人类如同一场巨大的海啸般席卷了地球表面，越来越多的人口充斥了这个世界，同时不断去深入探索旷野的可能性，以至于旷野不断退缩，人心在不断生长的水森林中远离

了自然。文章认为，哀牢山吸引游客的，源于其依然是一片充满野性魅力的旷野净土。

只有在远方和旷野之中，那些早起挤地铁、被迫加班、熬夜、疲惫又孤独失落的人们，才能依靠短暂的离开在别处寻找能量。

其实，“附近”也能给人以疗愈。人类学者项飙曾提出过“消失的‘附近’”这一命题，它指向一种现象，即人们越来越通过抽象的概念和原则来理解世界和生活，而不是通过自身对周边的感知来认识世界。于是，邻居成为陌生人，虚拟的社交网络成为情感支点。他认为，人们的种种矛盾感和无力感，与这

种对“附近”感知能力的丧失息息相关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发现，许多人也在重新发现“附近”的美好，也重新去感知“附近”里携带的生活。他们从城市的文字、声音、植物和烧烤摊出发，他们分享各自生活里的附近，也分享了感受附近、寻找附近的途径和窍门。文章还提及时下在年轻群体中流行的一种新的活法：在北京、长沙、西安、武汉、广州等地陆续出现了学术酒吧，年轻人在酒吧里轻松而又惬意地听课讲学术。原本用于消遣、寻乐的酒吧，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可能。

这些对“附近”的重新发现，恰好与项飙“重新发现附近”的呼吁相呼应。而不论“远方”还是“附近”，都有着同一个特点：通过自身体验去发现真实喜好，体现了一种自主思考、自主选择的积极态度。



## ■ 读书期刊

### “仗义每从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”新论

《博览群书》2024年10月号，月刊

“庙堂看孔子，民间看关公。”在我国传统的文学母题中，“情义”无疑是占比极重的一个。这一母题有两个衍生的文学主题：一是“多情女子薄情郎”，而薄情郎也多是读书人；二是“仗义每从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”。故而这两大主题之间虽有不同，但是对读书人负情负义的关注与鞭挞却是共通的。在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年代，为何读书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却不佳呢？最新一期《博览群书》杂志刊发文章进行了解析。

文章从《红楼梦》里贾雨村和刘姥姥说起，认为两人是“负心人”和“仗义者”的典型。从身份上看，一个是读书人，是朝廷命官；一个大字不识，是最普通的村妇。他们之间的连接点是四大家族之一的贾家。贾雨村从一个被贬逐而流浪江湖的塾师，到再次被起用成成为一名高官，可以说贾家于他有再造之恩；刘姥姥是最底层的农家妇女，正因为有了贾家的接济，她和女儿女婿一家从温饱迈向了小康。可以说，贾雨村和刘姥姥都是贾家的受惠者。不同的是，他们对落魄的贾家态度迥异：贾雨村是落井下石，表现出一个忘恩负义、愿将仇报的小人嘴脸，刘姥姥则时时想着知恩图报；读书人贾雨村是负义者的典型，村妇刘姥姥是仗义者的典型。

事实上，类似贾雨村和刘姥姥的形象，在中国文学史上被反复展现：“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，中了状元当了驸马后抛妻弃子的陈世美……”可以说，明清小说中的这一类人物比比皆是。我们常说文学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，这一文学母题的内容与主题，是对生活的精准提炼与概括吗？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吗？

作者认为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现，有很多读书人，为国家大义、民族大义甚至为爱情以身相殉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有无数知识分子讲道义、重感情。鲁迅先生在杂文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中写道：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



法的人……这一批民族的脊梁中，很多是读书人。同时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也有很多屠狗辈并不仗义，比如《水浒传》里面的镇关西，就是一个屠狗辈，但他欺男霸女，最终被鲁提辖三拳打死，这是屠狗辈中的一个恶人。作者的结论是：“仗义每从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”是一个伪命题。

那么伪命题为何能广泛传播？文章给出了解答：一是在“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”的二十四史之中，作为重点书写对象的读书人，确实有一批文人失了气节，失了国家大义、民族大义和为人情义，他们一旦失德，很容易被看到；二是读书人的社会身份变化多、跨度大，所谓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这期间经历的诱惑很多，在诱惑面前，有的会忘记大义；三是在读书人的文化中，也有一些容易引入人歧途的思想、观点与方法，如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的人生观。正是出于对读书人道义缺失与流变的拯救，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所谓“礼失求之于野”的补救之法，那么这种野，就是在乡野之间，在普通的老百姓之间。这种向民间、向普通人求解药的形式，也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内容，表现在文学主体中，即“仗义每从屠狗辈”。

### 历史上和鹤雀楼有关的人和事

《读书》2024年10月号，月刊

江西南昌滕王阁、湖北武汉黄鹤楼、湖南岳阳岳阳楼与山西永济鹳雀楼，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楼。名楼之所以为名楼，除了有风景之胜，还有诗文的流传。我们也正是从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、崔颢的《黄鹤楼》、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以及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中知道这四大名楼的。但相较于其他三座，鹳雀楼的故事鲜为人知，以至于在历史上曾被踢出四大名楼之列，以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替补。最新一期《读书》杂志撰文，梳理了历史上和鹳雀楼有关的人和事。

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由于唐诗的韵味传唱，鹳雀楼后世知名度很高，但因诗歌之外的文献记载不多，具体到地点、建筑形态等问题，仍不无疑问。中唐李翰撰写的《河中鹳雀楼集序》记载：“后周大家宰宇文护军镇河外之地，筑为层楼。遥标碧空，影倒洪流，二百余载，独立于中州。以其佳气在下，代为胜概。”点明鹳雀楼是北周权臣宇文护所建，鹳雀楼“影倒洪流”，位于黄河的沙洲之中。唐诗在描述鹳雀楼时，往往会强调楼很高，如吴融《登鹳雀楼》有“鸟在林梢脚底看”之句；殷尧藩《和赵相公登鹳雀楼》提到“危楼高架凌寥天”。那么沙洲之中的鹳雀楼为何如此之高？作者的考证是先堆筑高台，再在其上建造楼阁。

众所周知，江河之侧的“名楼”原本



都是建在临江河一侧城墙上，从建造缘起和实际用途来说，首先是军事防御性的，鹳雀楼也不例外，后来才逐渐成为官僚士人的游览胜地，从军事性城楼到诗歌名胜之所。文章写道，当早期的政治和军事语境消散之后，鹳雀楼慢慢演变为另一种存在价值。唐宋时期，这座城楼主要是作为“欲穷千里目”的风景思绪，在官僚士人不断的诗歌题咏中获得了持久的文化生命力。而传说中建造了鹳雀楼的宇文护的家族故事，则从未出现在鹳雀楼的诗歌题咏之中。

## ■ 文化期刊

### 揭示苏轼走向豪放词的历程

《文史知识》2024年10月号，月刊

词分豪放、婉约。豪放词的代表是苏轼。苏轼词代表了一种反映士大夫的生活、趣味与学识的新式词，更多地借鉴了文人诗与古文的创作经验，与俗乐性质的本色词有着明显区别。那么，苏轼是在怎样的文学背景与时代际遇下，开始了这种独具特色的创作呢？最新一期《文史知识》杂志作了揭示。

文章首先注意到一个文学现象：从出身与经历上看，苏轼天然与婉约派更接近。首先，他出身于曾经孕育了《花间集》的蜀地。按王水照先生《苏轼评传》中的猜测，苏轼对词的爱好与少年时故乡文化的影响有关；出蜀科考，坐师欧阳修是重要的婉约派词人。但苏轼一无“花间”风格的词作，二在欧阳修身边时似乎也没有词作。

作者认为，苏轼词的起点在杭州。据龙榆生先生《东坡乐府笺》的编年，苏轼现存最早的词，作于杭州通判任上。苏轼高第，早期的诗文还不无拘执之态。正是外放杭州期间发生了什么，促使他变得洒脱，走向了豪放词这种当时还是新出的文体。究其中原因，作者一一做了论述：首先是受词学前辈张先的影响。苏轼在杭州与张先要好，二人经常在一起宴饮唱和。苏轼在杭州的词作，有很多体现出受张先的影响。张先使用的很多词牌，都与柳永相同，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还保守着晚唐以来那种婉约的小令，越写越雅。但张先用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改造新词牌，反映士大夫生活、变俗艳为清越。可以说，张先是较早接受柳永词牌体系的士大夫，也是较早改造这个体系的词人。苏轼开始填词，是受张先的影响；其次，需考虑苏轼在杭州的心境。苏轼本是被视为预备宰相的少年英才，但因政见与宰相王安石不同，不得不开离京城，在杭州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外任时代，这不能说不是贬谪，却也是落寞失意的，他春风得意的青

### 以关塞为视角看中国

《中华遗产》2024年10月号，月刊

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，在古诗词中高频出现的关卡，犹如棋子般散布在我国万里河山上。它是我国古代对外防御的重要枢纽，同时也是控制人流和税收、维持社会经济运转的关键地点。在历史上，不同时期因为社会发展阶段、内外局势的不同，关卡的设置也在不断变迁。如何读懂一座“关”？最新一期《中华遗产》杂志特别推出“雄关要塞：万年江山有关钥”专辑，以关塞为视角，看古人治理和守卫中国的宏大策略及其历史演变。

中国古代的关塞千千万万，或本身闻名遐迩，或于古诗词中高频出现，又或是著名战役的据点，可谓星罗棋布、险塞东西，不可胜数。杂志挑选了22处重要关隘，它们依凭群山、大江大河，守护着广袤富饶的平原、熙来攘往的城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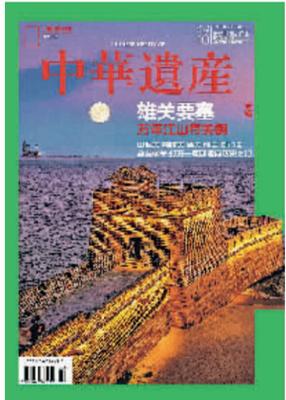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国的版图上，名山之巅、大川之旁总有“关”的身影。“关”，诞生于先秦时期，它最初的用途不全是为了“攘外”，也是为了“安内”，除了抵御外敌的军事目的外，也是朝贡礼仪之所和商贸节点。最让人瞩目的，是被誉为“天下第一雄关”的嘉峪关。嘉峪关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，有着绝佳的地理优势，不但善扼守，且宜于屯兵。它充分利用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天险，与长城及其外侧深挖的壕沟、壕沟两边修筑的城墙层层设防，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。在争夺河西走廊的特殊历史时期，嘉峪关据一关而撼西域，锁钥河西，巨防中外；在广东省东北部紧邻大庾岭南麓的韶关，北接湖南、东临江西，扼岭南交通之孔道，是粤、湘、赣三地的交通枢纽。韶关之“关”，并不是以防御为目的设置的，而是在货物集散地及水陆要冲设立的关税。得益于明清之际的“独口通商”政策，韶关的繁荣达到了顶峰，成为岭南内陆最大的榷税关城，却又因为第一次鸦片



年代就此结束了，也许是放逐的心境更有益于洞悉人生的真谛，开阔接纳新文体的胸怀，也许是宴饮酬唱活动自古就是新文体雅化的催化剂，此时此地，苏轼与词相遇了。

离开杭州后，苏轼的下一站是密州。在密州任上，他再也找不到以词酬唱的朋友，第一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。苏轼为亡妻写下的悼亡词《江城子》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，为词褪下了一层旖旎的颜色，为词这种方兴未艾的文体，向典雅的《文选》又要了一块地盘；随后用同一词牌写下的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，则用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将“田猎”题材引入词中，豪迈无双。接着苏轼改任徐州太守，更加寂寞，回京无望的他备受蹉跎与煎熬。但困守徐州的处境，让他的豪迈词风真正走向成熟。

文章认为，苏轼的豪放词，发生于他的十年外任期间。其中，杭州的酬唱词，是他填词的起点，与张先的启发有关。在密州与徐州的蹉跎与孤独，则成就了他的咏怀词，让他的词艺趋于成熟，更稳定了他独特的词风，在功能上为文人词建立了“大本营”。



战争后“五口通商”时代的开启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……

22个关隘，串联起古代中国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地理架构，从中可见历代形势与演变。关隘的地理位置让它有了控制国家人员流动的功能，而关税的征收成了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。“关”的每一次出镜，都隐藏着历史进程中的起承转合，而“关”的演化史，亦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史。

对于每一个中国人，都要和“关”打交道。中国古代以农耕为本，历朝历代将土地与人口绑定，以百姓劳作的产出作为赋税徭役的根本来源。为保证国家编户稳定，官府在全国各处交通要道设置关卡，严加稽查。故而百姓行旅都必须持有通关凭证，纵然才华横绝千古如李白，想出门远游，也得不断“通关”。通关，对于古人而言，并非易事。引申到人生，也是如此，人生就是不断过关与闯关的过程，“关关难过，关关过”。

## ■ 博物期刊

### 讲述金龟子的故事

《博物》2024年10月号，月刊



提及我们身边熟悉的昆虫，蜻蜓蝴蝶之外，金龟子应该有一席之地。金龟子体形小巧，身带炫目金属色，常见、漂亮，且没有毒牙毒刺毒液，即便是害怕昆虫的人也能与它愉快玩耍。这些鲜明的特征，使得金龟子成为国民认知度、接受度最高的昆虫之一。最新一期《博物》期刊推出金龟子特别策划，从金龟子的一生讲到中国金龟子家族的主要分支和明星物种，讲述养金龟子的科学家的故事以及如何做金龟子标本的攻略。

在生物分类学上，有一个“金龟总科”，其“入门”标准是鳃叶状触角。金龟的触角基部几节，或多或少都会有片状的延伸，使得这几节触角看起来像一把小折扇，这在一些金龟中尤其显著。根据这一点，有些被人们俗称为“金龟子”的昆虫，其实就算科学意义上的“金龟”。比如又金又闪又扁扁的龟甲，身具金属彩虹的一些叶甲、吉丁、步甲，它们都没有鳃叶状触角，不是金龟总科的成员。而很多常见的金龟子，比如一身青铜色泽的“铜绿丽金龟”、金绿底缀着碎花的“白星花金龟”等，则属于金龟总科的成员。总之，科学家们真正用来区分金龟总科的要点是触角：所有金龟总科成员，都有着鳃叶状的触角。

根据这一标准，看上去脏兮兮、丑兮兮的“屎壳郎”是真正的金龟子。屎壳郎的学名是蜣螂，虽然在国内不一定受欢迎，但是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不一席之地。其中最著名的，就是古埃及人对蜣螂的崇拜。在古埃及人眼里，蜣螂滚动着浑圆的粪球翻越沙丘，就如神明在天空中推动太阳。它们将粪球埋入地下，幼虫食之成长，新的蜣螂又从地下钻出，这也正如太阳落山，次日又升起一般，喻示着不朽。古埃及人制作的木乃伊，也被认为是模拟蜣螂的蛹期，期望亡者破蛹重生。因此，古埃及人把屎壳郎当作“圣甲虫”。随着古埃及的辉煌，对圣甲虫的崇拜弥漫至古希腊和古罗马，欧洲多个文明都曾将蜣螂视为辟邪圣物或幸运象征。甚至可以说，再没有哪一类昆虫，曾在人类文明史中达到如此尊崇的地位。

在我国受欢迎的金龟子是色彩艳丽的。在川陕地区，当地人用漂亮的金龟子作钗环装饰，就像佩戴金银珠宝一般。这样的习俗在其他地方也存在，比如中南美洲就有一些部落，会用亮闪闪的金龟子串成项链。欧美一些现代艺术家和珠宝商还将艳丽的金龟子作为个性元素，用在高级定制首饰中。如今，美丽的金龟子标本在全球收藏市场上也大受欢迎。